

母亲的颜色

夏学军

有一天玩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测试,在十二种颜色的图片里,哪种能代表你的母亲。我让十五岁的儿子选,他毫不犹豫地选了绿色,理由是“妈妈总是说不要吃垃圾食品,要吃绿色的”,我大笑不已。如果让我选,我该选哪个?

母亲今年正好七十岁,身体健康,与我同城不同住,身边有父亲的贴心陪伴,才能令我安心地工作和生活。我觉得母亲并没有哪一种颜色可以代表,如果只用一个颜色形容母亲,肯定是不够的,这么多年来,温柔、漂亮、善解人意、能干的母亲,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小的时候,母亲有一套淡蓝色的裙子,比天空的蓝还要好看,还要明亮,上面有同色系的刺绣小碎花,像极了母亲温柔的性格。每当母亲穿它的时候,似水的温柔如春光弥漫,我的眼里仿佛有了星光,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顺眼起来。母亲真是漂亮啊,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最漂亮,反正是我。

黄色,是暖色,一个充满希望的色彩。儿子说我是“绿色”的是因为吃,我说母亲是“黄色”的也是因为吃。小时候一旦有个头疼脑热,免不了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,母亲把我搂在怀里,呢喃着和我说话,摸摸我的头,握握我的手,问我想吃什么。

食物真的是最好最温暖的慰藉吧,当母亲端出那碗南瓜羹的时候,也同时按亮了屋子里的灯,淡黄色的灯光笼罩着那碗南瓜羹,一望之下香浓醇厚的样子,未等食,一丝香气顺着经络便已经融解开去。

这缕黄色,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,只要是母亲在的地方,才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角落。

绯红色,是一种红里带蓝的色彩,用它来形容母亲的能干再合适不过了。退休前母亲是一个企业的工会主席,日常工作细碎又忙碌,母亲的工作常态我很少见到,但是家里那些荣誉证书告诉我:母亲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!

记不清多少次了,每当母亲拿回一个荣誉证书的当天晚上,工作繁忙的父亲就会亲自下厨给母亲做几个好菜,不过大部分好吃的都进了我和妹妹的腹中。

我特别羡慕父母相濡以沫的感情,互相牵挂,互相关心、照顾与扶持。有一年父亲被派往外地工作一年,时年四十七岁的母亲,当听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时,总会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儿似的,飞奔着接听。“老夏,你给我打电话啦!”“你这会儿不忙啦?”“注意啊,母亲的口气是上扬的,透露出她是多么期待这个电话。我特别佩服母亲,即使前一秒还心情不好,接起电话的一瞬间,也能做到充满激情的开场。我笑母亲这么大年龄怎么还有颗少女心呢,母亲说不能让在外工作的父亲为家里的事情操心,为我们的情绪担心,她能解决家里的一切问题。那一年间,妹妹顺利考取大学,奶奶来家里养病两个月,我的初恋无疾而终,母亲照样在年底拿回一张荣誉证书。

这时候用粉紫色来形容母亲最恰当,粉粉嫩嫩的少女心下,外柔内刚,又不失优雅。其实用来形容母亲的脸色何止这些,每种颜色都有可能性,或热烈,或神秘。每个妈妈都不同,所以会有不一样的颜色标签,相同的是每个妈妈都是天使下凡,希望岁月能善待她们,余生顺遂!

蒋军生

百年传承下来自制的“细茶”,下午2点中餐,7点晚餐。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这是他们的生活规律。那时,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山里,竹木很“抵钱”,也很“行销”,山民们逐渐富裕起来,逢年过节、婚嫁嫁娶,都时兴做两套新衣服,我们做手艺的也就不愁生意。

每次去塘田乡赶集并不是去闲逛,而是帮师傅采购缝纫机上的配件,如梭皮、梭心、梭摆、皮带与针线一类的东西,除了这些,我还经常省下一部分师傅给我的中餐伙食费,去塘田邮政报亭购买自己喜欢的《读者》《大众电影》等杂志带上山,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阅读。

在天堂村,是我刚踏入社会的第一站。那时我还不谙世事,记得有一次,在一户人家上门做衣服,吃中餐时,一桌子好菜端上桌,手工制作的油豆腐味道很是诱人,师傅的眼神老是盯着我那双夹豆腐的筷子,我根本不理会他的表情。主家见我这么喜欢吃油豆腐,也一个劲儿用筷子往我碗里夹,“喜欢吃就多吃点!”我满心欢喜。一餐下来,这碗油豆腐被我吃了多半。餐后,师傅见主人不在,对我说:“今天的油豆腐好吃吗?”我一个劲儿地点头,“好吃好吃,味道好极了。”“好吃怎么不全部吃光?”师傅忽然放下手中裁布的剪刀,由笑脸转为怒目圆

睁。霎时,空气如死一样沉寂。我猛然醒悟,顿时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师傅见我受了委屈,又耐心地教导我,“我们手艺人,吃饭时,席面上的菜无论有多么好吃,也不能尽自己的量放肆吃!”“毋因获”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”师傅带徒弟,徒弟学的是手艺,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人品。现在已是爷爷辈的我,一直将餐桌上的礼仪传承下来。

学徒的两年间,我往返茶陵与酃县之间不下数十次,大部分时间都没机会坐班车,只能步行。从茶陵县醴陵乡河坞村出发到酃县天堂村,全程50多公里,要走十多个小时,往往天不亮就要出发,肩上挑着衣物和缝纫机用的一些配件,一步步蹒跚在蜿蜒的山道之中,一天走下来,两头都摸黑。人虽然很苦很累,但精神上的财富至今让我受用。

我爱这里的山山水水,我更爱这里的风土人情。四十年,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,变成了一个快六十岁的老人。四十年,我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变化和发展:山绿了、水清了、山民们变富裕了,山民们开着小车进山。走进小溪,喝一口山泉水是甜的;步入林荫小道,吸一口空气是清新的。山顶上,高高的信号发射塔直插云霄,半山腰,似彩练般的公路连接天外天,村委会前旗杆上的国旗正迎风飘扬!

四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1984年,时年18岁的我为了生计,跟随师傅到了酃县(1994年改为炎陵)的塘田乡天堂村山区,走村串户上门做缝纫手艺。虽然我只在那里停留了两年,但四十年来,那里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和热情好客的客家人一直让我魂牵梦绕。

好多次说起要重回酃县,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,直到今年8月3日,才得以成行。

当天凌晨5点,我拉上师傅,从茶陵县醴陵乡堤洲村出发,开车途经河坞、湖口、坑溪、云阳高速服务区、炎帝陵,7点到达塘田,恰逢塘田赶集,在集市上,我们作短暂停留。

我把车一停,就与师傅迫不及待地穿梭于人群之中,努力寻找当年旧墟的痕迹。听赶集的人讲,塘田乡早就改名为鹿原了。原来,因境内有炎帝陵所在地鹿原,1996年,由原王家渡镇、塘田乡和三河镇河光村合为鹿原镇。现塘田集市上各类招牌依然保留了“塘田”字样。

我站在旧墟入口,不禁浮想联翩,四十年前的场景一一浮现在眼前:铁匠铺里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、山民农产品的叫卖声、肉铺老板的吆喝声不绝于耳;供销社的布匹、五金、百货、文具、农资等门市部,人来人往,热闹喧天。



▲炎陵县鹿原镇天堂村,群山环绕下的客家民居

▲如今破败的塘田墟集市一角

▲依然留存的“塘田墟”标识牌

旧事

老屋

贺志伟

从后背冲流下来的山泉,叮叮咚咚灌入四四方寸不同的水井,银月光下,村姑农妇忙完农活又陆续来到井边,只听到那捣衣声隐隐约约,细细碎碎。来挑水的汉子,光着膀子,嘴里叼着旱烟卷成的喇叭筒,间或吐出袅袅烟圈。屋后老枫树顶上的猫头鹰“滴咕咕”的叫声,引来了村里群犬的狂吠,到那间,鼎沸了整个山谷。

因为上大学和工作的缘故,我离开老家三十多年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一直在老家厮守。逢年过节,我就像一只候鸟飞回乡下,和母亲团聚。老屋在我心中,如同鸟儿的窝巢。当我在人生的天空飞累了,可以在此睡个香甜的觉,呼吸清新的空气,也可以寻觅童年的足迹和乐趣。

不久我在市里置办了宽敞明亮的电梯房。当月满西楼,遥望星空,我用诗意的语言,给妻儿描述原来儿时居住在土房时的那份单纯和乐趣,表述心中丝丝缕缕的眷恋。

我们的村子是攸县一个偏远的山村。村后紫云峰是罗霄山余脉,探入云天,草木葱葱葱葱,四季洋溢着丰茂的色彩。从紫云峰俯瞰村里,炊烟袅袅,江水如带,散落着几百间各式各样的屋子。这些屋子,当年却是低矮的泥土建筑,显得零乱、萧条、破败和风雨飘摇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村民们节衣缩食,用自留地的泥土作成土砖,陆续盖起土砖结构的新房子。后来,外出打工的村民越来越多,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,不断有村民盖起了红砖的屋子。再后来,更有人盖起了小洋房,买了小汽车。这一切,仿佛是顺其自然,又仿佛是雷厉风行涌现出来的。

登上紫云峰,极目望去,蔚蓝色天空下,村里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楼房,与那些红砖房、土砖房、旧时留下来的厕所、猪栏、杂物间交叉错落。黑色的、灰色的、暗红色的瓦面,和新式的色彩各异的陶瓷、轻钢屋顶,相互映衬,如同民间小调,流行歌曲、经典老歌、摇滚新乐交响在一起,风格不同,韵味各异。

关上嗒嗒作响的木门,我独自在屋后田埂上。这里原来是一片绿油油的山头梯田,少年的我曾经在田埂边放牛。一头牛,一本书,往地上一躺,数着天边变幻莫测的云彩和头顶上掠过的小燕子,那是多么惬意和安逸的存在。如今退耕还林,这里种满了楠竹,一片片绿荫遮挡了满天金光。山风吹来,掀起层层叠叠的竹浪,鸟儿鸣叫着,扑闪着翅膀,从密密麻麻的林间冲向更为高远的天空。

在公路上邂逅了几时的伙伴,他和我同年。儿时,我们经常一起上山砍柴,还光着身子在江中洗冷水澡。天边刚刚泛出鱼肚白,我们又把柴刀挂在腰间,向着青山进发,砍伐一些烂竹尾和雪压树,换些微薄的钱,补贴家用。

如今,他在广东沿海开厂做生意,中年发财,说话还偶夹带生硬的广东腔。在广州、东莞都买了房,前年又在村里修建了一栋小洋楼。今年回家还准备捐资修建一套老年娱乐室,为村里老人日常生活出一份力。寒暄过后,他笑着对我说:“大厦千间,夜卧八尺;良田万顷,日食一升。修房子对我们这辈人来说,真的是一种情感寄托和价值追求。”我笑而不语。

沧海桑田,物是人非。我是当年村里第一个考出的本科生。多年来,我以教授的身份“混迹江湖”,自持感觉尚好。而历史以一时难测的高速冲向远方。面对他的“豪横”和“能量”,曾经沉湎于书生意气的我,也不得不重新思考。

这时,他儿子来了。年轻人衣着新潮,说话嗓门高,行动快捷。偶然,我问他儿子这幢小洋楼如何。刚刚做了爸爸的小伙子,不会做县话,操一口普通话说:“攸县人爱讲排场,爱建房子,在老家建这么漂亮的洋楼,过年的时候只住几天,平常都是空在那。当年叫他不要这样盖。什么新楼,过几年又会成为历史文物!”

蒲公英的伞散落在老屋菜园。那口水井早已填平,如今家家户户都安上了水龙头。唯有屋后二百多年的老枫树,在默默见证新潮和古老的交替。

记事本

我们的“老歌友群”

房金棠

“老歌友群”是一群退休教师自发组成的唱红歌小团队。我是75岁时进群的,我没在教育行业待过,大部分人不认识,且先天嗓音受限,可谓“五音不全”,加上年龄又大,怕给团队增加麻烦,为此,我非常担心自己不能融入其中。

但是我第一次参加团队唱歌就受到了陈老师和孟老师的热情接待,他们叫我房大姐,安排我坐在唱歌队伍的中间。我说我年龄大了,怕跟不上大家,他们说我们都是老年人,大家都比较慢,也必须慢慢一点。这便打消了我的拘谨和忐忑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一点点感受着这个群体的温暖、友好和快乐,并深深地融入其中。“老歌友群”活动场地就在陈老师家里,每周固定三天大家聚在一起,天气晴朗时我们就在他们家小院里高声歌唱,唱着抗日的歌,唱着歌颂党和祖国的歌,还一起做广播体操,跳跳广场舞。一上午的时间就这么高高兴兴地过去了。遇上下雨或天气变冷,大家就在他们家二楼的客厅唱歌。伴奏基本是陈老师和邵大姐,邵大姐已87岁,二胡功底深厚,大家都称她是二胡老将。陈老师就不用说了,乐器和声乐方面都是高手。孟老师则为我们选歌和分发打印好的歌词单,提醒我们下一首该唱什么歌。每次我们都是以集体合唱开始,然后是自由唱,可以个人独唱,也可以邀请或加入其他队友一起唱,在这个环节,我们可以

选择自己喜欢或擅长的歌曲,如果我们唱得不正确,陈老师就会和颜悦色地帮我们纠正,我们的歌唱水平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。其他队友也都互敬互爱,嘘寒问暖,就像一家人一样做着力所能及的事。抄歌曲、印歌谱,把自己家的话筒音响等设备带到活动现场与大家共享。每到活动日,大家都心向往之地往陈老师家赶,先到的队友会把椅子凳子摆好摆整齐。团队里像我一样年纪大且耳背的人还有几个,还有失聪老人,我们唱歌时常常跟不上节奏,队友们就会帮忙看着把我们的歌词翻到了唱的一页,有时大家唱完了,我们还在唱,大家也很耐心等着我们,没有嘲笑和嫌弃。唱完歌,相对年轻一些的会帮我们年纪大的把椅子搬回原地。小米就是我们团队年龄最小的,刚70出头,人很活泼,带着我们做广播体操,还教我们跳广场舞。

我今年已81岁了,在“老歌友群”里待了6年,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,当我们高唱着红歌,我激情豪迈;当我们做着广播体操,我心情愉悦;当我们互相聊起家常时,我仿佛回到了年轻时。我非常感谢陈老师两口子为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快乐团队,无偿地提供场地,无私地奉献着他们才能,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每一位队友,让我们远离孤寂,真是来时满心欢喜,去时意犹未尽,天天都很开心。